

《战时画报》以图片为主,有战争场面、有抗战官兵、有医护人员和热心市民,他们以坚毅的面孔和顽强的身姿诠释着国人的爱国心。杂志上的照片只能记录某个特定的瞬间,那么,这些有名或者无名的英雄,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当记者沿着这个思路寻找时,有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感谢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 75年过去,画报中的英雄们在哪里

## “战神”高志航之子是南京常客

《战时画报》第一期上,花很大篇幅介绍了中国空军的阵容和战绩,其中特别介绍了中日空战中在杭州半山附近击毁敌机的高志航,并称高志航此次是“首开纪录”。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吴先斌馆长告诉记者,高志航的儿子高耀汉如今生活在台北,经吴先斌牵线,记者与高耀汉取得了电话联系。



《战时画报》上的高志航像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1924年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同年,东北扩建空军,高铭久改名“高志航”,赴法国学习飞行。1927年,高志航学成回国,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驾驶员,后转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在一次演习中,高志航因机械故障,右腿被折断,做完手术后,右腿稍微有些弯曲,影响驾驶。高志航于是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愈后,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厘米,只得穿高跟鞋加以调正。不久后,被称为“高瘸子飞行员”的他又重返蓝天。

1937年8月14日,时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的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上空击落一架日军“九四”式舰上轰炸机,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击落日军飞机的中国人。战斗中,高志航左臂被流弹击中,他只手开机,在鲜血迸流中返回机场。在空



高志航之子高耀汉

战中,他的大队击落日机3架,而无一伤亡。蒋介石为此专电褒奖高志航,并奖励一万五千元现金。

1937年10月1日,高志航不等伤痊愈,就返回部队。此后,他率领第四大队击毁多架日机。1937年11月初,高志航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战机。返回途中,在经停周家口机场时,高志航遭遇敌机袭击,其座机却因机械故障无法起飞,随即在日机轰炸中起火爆炸。高志航壮烈牺牲,年仅30岁。

父亲牺牲时,高耀汉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长大成人后,高耀汉供职于台湾一家报社,工作之余,他为父亲撰写了一本传记。最近几年,高耀汉频繁往来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去年9月,他还来到了南京,那些与抗日有关的景点是他必去的地方:“就像是与父亲的一种无言的沟通。”

## 当年她们给八路军赠送望远镜

《战时画报》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上海市民浦缙庭和他的两个女儿的合影,照片上儒雅的浦缙庭端坐中间,两个可爱的女儿依偎在父亲怀中,每人胸前都挂着一架望远镜。照片旁边配有一段文字:“八路军平型关捷报传至上海,浦缙庭君两女公子爱英(八岁)、美英(五岁)将其平日所储糖果等费四百元,购军用望远镜二架,分赠朱德、彭德怀两将军。”这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后来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战时画报》上浦缙庭与女儿们

经过一番查找,上海《新闻晚报》2002年8月13日的一则报道进入记者的视线。

2002年6月下旬,大型历史文献片《八路军》剧组给上海警方发来求援信。原来他们在史料中发现,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上海有两个小姑娘用平时省下的糖果钱,买了两副德国蔡司望远镜送给八路军正副司令员朱德和彭德怀。剧组为此询问上海警方:能不能找到这两位小姑娘?

当年剧组要找的这两个小姑娘,正是《战时画报》上的浦家姐妹。可是即便是2002年,距离姐妹俩捐赠望远镜也已经有65年了,茫茫人海中能找到她们吗?



2002年,上海警方找到了浦家姐(左)妹

让人惊喜的是,上海的民警最终在国民党时期的伪户籍资料中,找到了浦缙庭的户籍资料。老先生已过世,他也有两个女儿,但她们的名字叫佩英和美英。民警们继而联系到了浦佩英。在电话里,浦佩英告诉民警:“我原来叫爱英,后来改名叫了佩英……”

浦佩英还告诉民警,当年因为捐赠望远镜给八路军,汪伪特务还曾想逮捕她们的父亲浦缙庭。抗战结束后,浦氏姐妹像许多普通人一样,结婚生子,养家糊口。浦美英育有一子二女,1981年从街道集体企业退休;浦佩英育有三子一女,1984年从卢湾区淮海街道幼儿园退休。

## 李纯浩 成千上万的“广西兵”把血和泪洒在了大上海

《战时画报》第一期上刊登了一张“广西女生之军事学习”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兵们身着戎装、手握长枪,个个英姿飒爽。照片传达出一个信息:淞沪抗战,是一场全国军民支持的抗战。晚年生活在广西上林县澄泰乡的李纯浩,当年就是这样一个“广西兵”。

1935年冬,李纯浩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机枪手,抗战爆发后,李纯浩跟随部队出桂抗日。当时,正值日军在蕙藻浜南岸发动集中性的大规模反击战,赴沪的广西部队成为这次反攻战的主力军。

谈起在战场上的经历,李纯浩有说不完的痛:“当时日本人炮火封锁得很厉害,所以我方后勤供给的粮食弹药一直都送不到前线来,带上前线的几斤粮食根本不够吃的,没几天就吃光了,饿急了我们就从死去的兄弟身上摸点剩货

来充饥。渴得没办法只好趁晚上天黑,摸黑爬到炮弹窝去捧点水来喝。那哪是水呀,都沾着我们死去战士们流的血呀!”

三天的拉锯战中,日军为了占领阵地,从飞机、坦克、大炮、战车到毒气烟雾都用了。而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落后等原因,尽管官兵拼死苦战,却难敌对方。战斗进行至10月23日下午时,参战的21集团军广西部队的4个师伤亡人数已超过了半数以上,而桂系部队的精锐、第7军只参战一周,牺牲人数竟达上万!

淞沪会战结束后,李纯浩又辗转全国各地抗战,1945年他离开部队,回到老家。晚年的他,独自生活在村东一间破破烂烂的黄土小屋里,对战友的回忆占据了全部生活。2006年9月,在接受完淞沪抗战纪念馆的采访后不到两个月,老人寂寞地闭上了双眼。



《战时画报》上的广西女兵



广西老兵李纯浩

## 张永龄 激战八字桥后匆忙撤退来不及掩埋战友的尸体

《战时画报》第八期上刊登了一组以“八字桥前英勇抗战”为题的照片。配图文字特别提到:在那场苦战中,八字桥“屡失屡得”。2006年,淞沪抗战纪念馆在广西南宁寻访到95岁的张永龄老先生,当年他就参加过那场战役。

上世纪30年代,张永龄是山东的一个乡村教师,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报考了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为教导总队3团1营3连一排的一名士兵。

1937年10月,张永龄所在部队奉命跟随团长马威龙奔赴上海八字桥一带增援抗日前线。

战斗中,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陆续投入了战场,他们的步兵在这

些优势装备的掩护下,逐步蚕食中国军队的防线,战斗达到白热化。尽管如此,张永龄他们还是拼死厮杀,与敌人血战4天,反复争夺。

据张永龄回忆,在这场战斗中,2000多名中国士兵从此长眠于上海。由于匆忙撤退,他们根本来不及把战友的尸体掩埋好,只能弃尸野外。时隔多年,张永龄谈起那场战斗,仍旧几度哽咽,他觉得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

淞沪抗战后,张永龄又相继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武汉会战、粤北战役、昆仑关战役,并于1942年远征入缅作战。1950年,他定居南宁。张永龄的后半生,经历了许多波折,但他有个幸福的晚年,夫妻恩爱,儿女孝顺。



《战时画报》上报道的八字桥激战



参加过八字桥激战的张永龄

## 周福其 “八百壮士”之一的他打死日本看守逃出魔掌

《战时画报》第十八、十九期合刊上报道:“我军于十月二十六日晚,因战略关系,自江湾闸北撤退,改守第二道防线,掩护闸北我军移动的第八师健儿八百人,由团附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不愿放弃苦守75日的闸北领土……”2005年,淞沪抗战纪念馆在湖北通城县沙堆镇四庄乡的一个小山坳里找到了周福其老人,他就是当年的八百壮士之一。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过的周大发老人,也是“八百壮士”之一,2009年4月老人去世时,本报曾进行详细报道。

四行仓库在上海西藏路桥苏州河北岸的光复路1号。当时仓库西、北两面已被日军占领,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是苏州河,河的南岸也是公共租界。守卫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实际是孤军作战。

周福其回忆,为了抵抗日军每天三次、每次九架飞机的狂轰滥炸,他当时四天四夜没有合眼:“第二天开始,日军动用了装甲车和机枪,完全切断了我们和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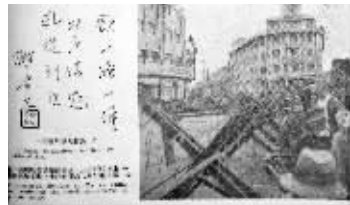
的联系……”

伤病加上饥饿,周福其和战友们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死去,“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1937年10月31日,接到上级命令后,谢晋元率领大家撤退进入租界。租界当局迫于日军压力,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并将他们送到胶州公园内。周福其他们被羁留孤军营中达四年之久。

1941年12月的一天,日军闯入孤军营,拘禁了全体官兵,周福其和他的战友们被分为三个组送往各地做苦工。周福其这一组先后被押解到南京安徽等地。在南京时有人逃跑,被日军抓住后,用大木棍敲打其头部直至毙命。

后来,周福其和战友们瞅准时机,杀掉看守的鬼子后成功逃离。新中国成立前夕,周福其回到老家,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2005年8月,在上海一家媒体的邀请下,周福其重返四行仓库。多年的心愿得以了结,他安心返回家乡的小山村。不久后,老人因病去世。



《战时画报》刊登的谢晋元题字



八百壮士之一的周福其